

平家文集

廿七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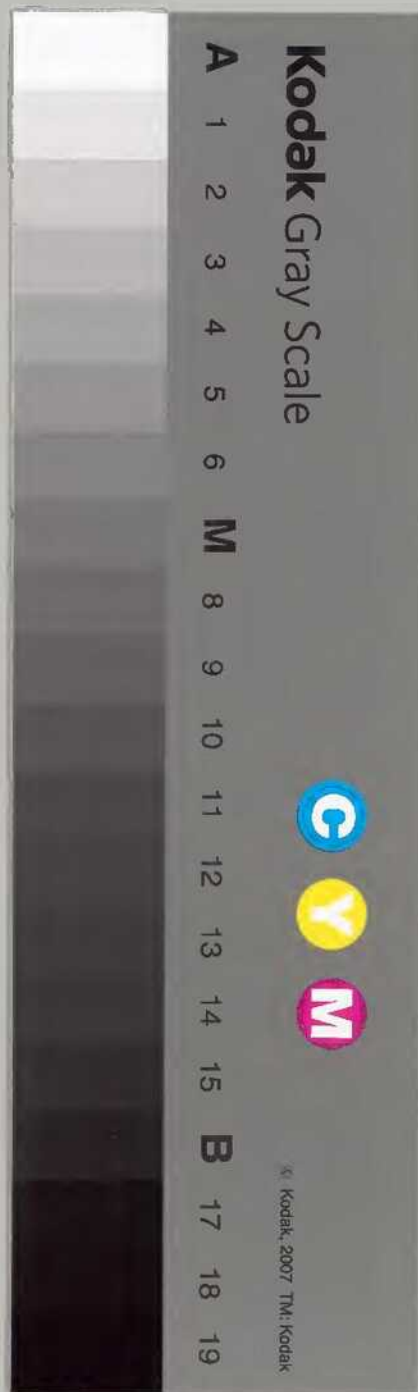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二七七	七四函	一二架	六冊
類			

84.58-8

内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二七七	六冊	七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7	
冊數		12 (11)	
函號		3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不鮮明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七

講義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有猶豫備豫和豫逸豫之義人能決猶豫而思備豫則見幾於吉之先安往而不和豫過於豫則逸矣其義雖四而實一也豫承謙之後謙無凶悔吝則和豫可知震動於上坤順於下動必以順故建侯以親衆行師以動衆事雖至重無不利大順則大利在其中也建侯而非順則開國而用小人行師而非順則行險而毒天下果何利之有哉其卦以一陽主五陰亦有比建

國師蓄衆之互體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六五以柔居上九四以剛應之剛密比於柔不期應而自應也人君有柔中之德虛己以任大臣大臣有剛健之德自任以天下之重剛柔相應而相濟志所欲爲何往不克然志之所以行亦惟其順也以順而動用能致豫既豫之後又以順動終始一順無有間斷天地所以妙不息之運如此而已人君之建侯行師其能違乎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四時無過忒人君以順而動則不待刑罰而民心服在我無所違乎理在人自無所違乎我也時者天運義者天理順而行之豫之時義豈不甚大苟或違道干譽嚙民從欲是爲悖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禮極順樂極和順則和矣樂所以導和也方雷在地中動於至靜而不露迨出乎地而奮乎天群蟄啓戶萬象趨榮孰不同其和豫然聖人合

震坤以爲象不曰雷出地上而以奮言深閉久鬱之餘一旦震發造化妙用軒豁呈露施生訢合動植昭蘇豫莫大於此先王觀豫之象發揚和聲褒崇先德如韶繼勺酌以侈祖考對天之休盛薦之上帝如思文我將推而配之蓋謂治至於豫皆祖考盛德之積非予一人所能致也人君惟不以和豫自居則不至於以逸豫自安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臣聞巧言者誤國之具佞人者危世之本豫五陰皆宗九四一陽四東大臣之權初以陰柔小人密相應與極其趨和之意形爲邪諂之辭以求容悅大臣亦悅其愛已而甘受之象以志窮致凶爲言志不自立惟用之於獻佞貢諛其窮可知矣等而上之以此求容悅於君人材阨而不進則曰野無遺賢民生困而不省則曰雨不害稼積薪將然而曰已安已治朋黨方興而曰太平無象其發於聲音諂曲萬態而宦官女子之言朝夕薰浹於耳者又相與爲表裏大厦就頽同於一壓凶孰大焉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臣聞天下之理非與物俱轉者所能察也人惟主中正於中然後能介然如石能介然如石然後能見幾而作蓋石質堅而體靜靜者見善必明堅者用心必剛一念不動萬理洞燭不俟終日已盡見未然之幾區處先定應酬不差宜其正固而吉也蓋二與五爲應不與四爲應衆爻皆宗九四之大臣二獨居中得正介特自立以砥柱一卅可謂難矣然二五君臣雖爲正應而隔於九四其情不得以相親故介特之臣但能堅於守未能逸於用其先見之遠先知之明萬夫之望已深屬之矣人主能不沉酣於逸縱不昏蔽於便佞好賢之心不衰求善之志不改則介者終有時而親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臣謂此人臣患得患失之象三迫近九四當國之大臣欲如初六小人進爲容悅恐非正應而不我與眈眈仰視逐逐營求是患得也欲如六二君子介特自守又利害禍福交戰於胷中躊躇未決趑趄復前是患失也以不中正之人處不中正之位而盱遲皆悔隕穫充訕情狀畢露其悔而不凶者大臣不與爲應茲無所售故不至凶使其茲得售則欺君賣國無所不至矣有

國者安用是患得患失之臣爲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臣聞九四以一陽爲衆陰所宗材全而氣盛毅然以天下之重爲已任下傾心而仰之上虛心而屬之此天下之豫所由致也由我致豫建侯而國勢尊行師而人心順其有得大矣然功業之盛者必有信已太過之弊權任之隆者必有專已自用之咎大臣當由豫之時苟驕吝一萌不能開心與天下之賢以共治則豫之由致安保其不爲亂之階得亦安保其不失也惟洞無

有我之私披智臆以待賢忘勢分以下士疑豫一點不留於中則聲應氣求之下如簪聚髮何林之不集而致君澤民之志遂得以達於天下信於萬世此正周公握髮吐哺時也蓋疑者德之莠事之賊大臣無疑心之累則足以合天下之善斷斷乎知賢之當任知邪之當去不以疑貳之心來讒賊而啓其間則百志惟熙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臣聞疾非特六淫之疾凡足以爲吾心之害吾德之累吾國之憂吾民之戚皆疾也人君處和

豫之極而逸豫生嗜慾好樂便嬖側媚之足以
蠱方寸者紛至於前於此能一念內固外邪客
氣不得以乘虛而干正則德性堅明元氣充實
既壽其身又以壽其民壽其國則億萬年無疆
之休皆其功也象以乘剛中未亡爲言蓋六五
柔中之君乘乎剛則有格心之大臣而內志不
可搖秉乎中則有閑邪之定力而外慾不能入
內外交相養此所以貞疾而安恒不死而壽也
夫德慧生乎疾疢毒藏於宴安此爻在豫之
五當以無逸三宗享國之意參之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臣聞人孰無靈明虛徹之性有物蔽之則靈者
冥和豫之極而肆逸豫此心瞽塞罔有知覺故
冥豫以成成非一日之積也方此心清明之初
豈不知觀逸遊田沈湎耽樂之爲患及爲外物
所移則勤者惰立者弛操者放日積月累性爲
情鑠而冥頑不靈之豫於是乎成正以陰柔之
資不能聞義而徙見善而遷以至此極也易卦
未有窮而不變者故逸豫既極必渝渝則亦可
以无咎无咎善補過前日之不善庶幾其可拚
也苟既極而不知變則危亡無日何長之有哉
然冥豫既成豈無可變之理聖人猶許之渝若

其未成而知變豈特无咎而止觀此則知唐元宗之亂兆於開元成於天寶憐不知變禍亂四起可爲萬世之戒

隨元亨利貞无咎

臣聞隨者從也從之義無不該人之從乎我與我之從乎人皆從也而隨以我之所從爲重外卦兌內卦震震動而兌說一念動於中隨所感而說從之得所從則有大亨之理然動說成體易於轉移惟利乎貞則可以保其終之无咎况人君宅民物之上一言而萬里響應一動而群黎風偃致亨之大有不難者特懼乎所從不得

其正爾從乎天理正也而從人欲從乎人心正也而從己私賢人君子之從正也而從佞人忠言嘉謨之從正也而從讒說儒生學士之從正也而從宦官女子從非其正咎能免乎穆姜謂有是四德隨而无咎似識此意其以隨元亨利正同乾德之備非彖意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正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臣聞易以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成卦乾上九之剛來於坤二陰之下爲震而上卦則兌動於內而說於外也蓋隨自否來方否之時三陽位於

上三陰位於下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何隨之
有隨之爲卦上下接而陰陽交故其動也臣言
可從則說而從乎臣民欲可從則說而從乎民
剛下於柔不惟己之徇也惟不徇乎己之私是
以否之塞轉而爲隨之通大亨且正終保其无
咎而與天下相安於時措之宜義農黃帝堯舜
氏十三卦之制作與夫子丑寅之建忠質文之
尚析因夷隲作訛成易之序莫非與時而偕行
上無戾乎天運下無拂乎人心其義至大而不
可窮皆剛來下柔轉否爲隨之功也苟徒恃一
己之剛而不明下柔之義勢尊則亢氣盈則驕

君子之言曰踈小民之情日戾猶不免於無民
無輔又安保隨之不爲否乎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臣聞靜極而動動極而靜造化自然之理也雷
動於春夏今潛伏於澤之中允爲澤正秋之時
也雷收聲於正秋亦維當靜之時隨時而安於
靜且以養夫動也雷不養動於靜無以出地而
奮豫君子不養動於靜無以體天而行健龍蛇
之蟄以存身豈徒蟄哉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
夜以安身莫非惟時之隨使不安其身於夜神
過役則易竭朝聽晝訪烏能無憊是以嚮晦必

入處於內而宴息息蓋作之幾生之本也夜氣存於至靜之中湛然其清淵然其明渾然與太極同體嚮晦所養若此凡旦晝所以泛應酬酢各中乎理而用之不窮者皆此其出也彼沈湎於長夜宴安於衽席安知瞬存息養之義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臣聞隨以剛來下柔成卦重在初九初隨之始也所隨邪正是非當嚴之於始夫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人之一身耳司聰目司明以至口鼻體莫不各有所司心則統之君子治身之道當先治其心蓋此心不難於應事物之常而難於接事物之端境變於前感物而動官失其守遂與俱移能於紛至沓來之變操之常得其正則吉矣然必出門而交乃能有功出門即出門同人之義交於事物無親暱係吝之私也一私不立與天下爲公則既吉而且有功豈非所交不失其正歟彼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必死灰槁木而後可其何以定而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通天下之故而寂然不動者常自若能如是則見可欲而心不亂然後可與論從正不失之義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臣聞理無兩立心無兩用人無兩從隨以得所從爲吉六二以陰從陽初九陽之微爲小子九五陽之盛爲丈夫小子剽輕而無遠慮丈夫靜重而有深識吾心所係苟屬於在下之小子則必失在上之丈夫所與豈能兼哉大抵中人之性趨下易趨上難小子狎而親便辟善柔如以石投水丈夫敬而踈直諒多聞如以水投石言焉舍忠而從佞事焉舍是而從非行焉舍正而從邪得於此則失於彼曾不自覺也六二陰柔牽於多愛故設此戒以勸擇善板詩刺厲王失

道老夫濯濯然輪其忱欵而不見聽小子則躋躋然得志而驕所從可不謹乎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臣聞同是心也操舍有存亡善利有舜跖一念之發所由分也故人心惟危六二本居中得正係乃在於小子六三本不中不正係反在於丈夫克念罔念之間狂聖易位此心界限焉可不嚴哉吾之所係既能舍邪而從正舍非而從是則無求不獲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而猶以居貞爲利不正則雖擇善而從不能固執何益哉然

所係得失當觀之立志之初趨嚮高明則上從
趨嚮卑污則下從三欲舍卑污而進高明宜不
爲小子屈也君道亦然志在於下則係孟明而
失蹇叔係商鞅而失甘龍係林甫而失九齡係
盧杞而失陸贄天下以之而亂六二六三兩爻
政相反玩易者可以類推而知所擇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
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臣聞仁者先難而後獲初未嘗有獲心詭遇一
朝而獲十則有心於獲者也人臣之患莫大乎
有心於獲獲心一萌則高者徇名卑者逐利一
念外驚曾莫知返功與道始判而爲二臯夔稷
契伊傅周召道行而功自存乎其中管晏求功
於道之外而功亦泯矣九四以陽剛之材居近
君之位動於中而說於外其心所隨惟在於獲
急淺功近利之計昧至正大公之趨貞固守此
宜其凶也是必順天命本人心以輔治而行其
所無事惟知有道不知有功一忱所存終始無
間則功自道出昭然大明於天下皆歸於仁義
禮樂之中皞皞乎其不自知尚何咎之有夫子
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足以盡此董仲舒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足以知此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臣聞嘉者善也九五居中得正之君在隨之時以說爲體聲色玩好一無動乎其中而惟善之從言必善言動必善行發必善政用必善士其推之四海散之兩間良心善性之感發祥風膏雨之霑被何往而非嘉哉然其要在孚孚者出於中心之實而非僞表裏相應終始相續以不貳不息之心而從乎善斷斷乎有諸已之信以極乎充實之善輝光之大而進乎聖神之域吉孰大焉苟惟矯揉於十手十目之地而放於宮庭之淵邃勉強於一朝一夕之頃而怠於歲月之悠久秉於中者非實意飾於外者皆僞爲善轉而惡吉亦轉而凶一念之孚不孚其應蓋不爽也象以位正中爲言蓋有是位不可無是德九五之位既正且中而德之正中又能會萬善於一已位斯稱矣是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必行天下之大道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臣聞民至愚而神可以心感不可以力劫可以道御不可以智籠隨之上六人心悅從有所不

容釋此非智力所能及也大王居邠迫於狄不
忍以養人者害人而去之民相與遮前擁後力
攀強挽惟恐仁人之舍去既拘係之又從而維
之與詩白駒之留賢者繫之維之同意民之留
大王者若此大王終不爲之留而從者如歸市
有人斯有土故用之亨于西山周家八百年之
業於是乎肇迹矣象以拘係之爲上窮蓋上處
隨之極高而無位大王爲狄所迫失位而去至
於拘係之不可留遂邑于岐山之下豈非隨之
窮乎易道窮必變窮上返下宜有亨之理也然
則人心之所去秦雖劫之而不能止人心之所
趨周雖逃之而不能卻有天下者可不深求撫
后虐讎之義而思所以固結斯民之心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臣聞大弊極壞之世天所以開聖人也蠱取壞
亂爲義以爻言之自泰來以卦言之繼豫隨之
後安則玩玩則媮媮則垢弊日積養成壞證與
人久宴溺而疾生於心其爲蠱一也而蠱無終
蠱之理故蠱壞之中有元亨者存何則飢易爲
食渴易爲飲大弊極壞易爲治方王道板蕩綱
紀文章一切掃地英君起而拯之中興不翅反
掌是知蠱未有不可治治得其道而大亨雖江

河至險亦利於涉特患乎安於蠱而無興起之志耳然急於救弊者未免用意之太銳切於望治者未免求功之太速險難在前徑涉不懼志壯氣盈視天下事若無足爲而易之易則難者將至過懲前日之不事事適滋後日之多事未保其不然也夫甲者十干之首而事之端旣先三日以謀其始又後三日以圖其終反覆擬論備極詳密使治道日有趨新之功而無矯枉之慮前弊可拯後患可弭矣夫如是然後謂之善治蠱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臣聞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日運而不息也故蠱壞常生於久安不事事之餘人君亢然于上人臣靡然於下截然其不相接且下以巽順養諛無切劘正救之益上以逸樂養尊之振厲奮發之意於是紀綱墮於姑息制度弛於因循道揆法守紊亂於私意之膠轕天下之治日入於大弊極壞之境而不自知在卦艮之剛居上九巽之柔居初六巽順艮止而蠱以成正君臣相與拱手安坐以致天下之亂也然蠱豈終於

蠱哉有能以飭蠱爲己任力量入而規摹壯精神全而風采立一斡旋間掃積壞之弊而興大亨之治有不難者利涉大川必明之以往有事蓋久安不事事所以成蠱往有事所以濟蠱也况作事貴果慮事貴精世之賢君思欲爲天下拯弊起壞而納之治豈非立志之美然或發強有餘而密察不足廣大已致而精微未盡故事隨舉而隨沮令隨行而隨輟皆由未得先甲後甲之義也夫先甲三日以謀始後甲三日以圖終終而復始循環無間精義入神以致用何蠱之不治其在天行如貞之復返於元貞之復出於震非終之外他有所謂始也故觀天運則知人事

象曰上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臣聞左氏傳風落山爲蠱風落於山下無物不撓故蠱以取象然致蠱者風之動治蠱者艮之靜蓋艮體重厚而篤實不爲物移屹乎山之止也風能撓於一時使山下之物散亂不齊少焉風止草木之高高下下自若山何嘗加損哉君子觀象於蠱以巽振民以艮育德育成君德固作興民心之本而德之育也必以山之靜與山下出泉蒙同吾能體中正仁義而主靜挫衆紛

而不擾應萬變而不亂動與靜無非靜外物孰能蠱之吾心無所蠱則人心無所蠱而天下國家之治無所蠱一靜足以制百動也玩易者必因象而求意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聞蠱自泰來具坤乾之體故諸父幹蠱以父母言父之行事一出於正作室而塗墍茨爲力甚易不見其子幹治之功惟前人蠱壞有待振飭必其材足以植僵起仆使百堵偕作於室毀之餘則幹治之功見矣有子而考无咎正以子能補其過也不然生不之諱沒不之貶陷父不義猶爲有子乎然聖門以不改父臣父政爲難初六乃於繼父之始亟懲其蠱壞而飭治之必有甚不獲已者而於心終不安故必以惕厲處之事無輕舉舉之必當如此則可以終吉終不失其順也象所謂意承考蓋前人之蠱自我而治不曰我之能而曰吾父之志欲爲而未遂者今特以我之意逆父之意而行之幹治非我功也是不特揜父之過又將揚父之名豈不俱有光榮哉元祐改新法斥姦臣皆推之 神考之志正得此意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聞九二上應六五爲子事母母有不及不可
不正正救或過則易至於傷恩怡聲下氣柔行
巽入使之浸潤而冰釋則蠱爲可治或以貞行
之陰柔之性吝執不回情有所激未必不重其
蠱也貞者事之幹而幹母之蠱不可貞不貞乃
所以爲中蓋闡閫之內聽其自蠱爲不及急於
治蠱爲太過無過無不及則中道得二居巽體
之中猶以是爲子道戒事母難於事父也詩凱
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痛自剋責幾無以自容
於天地間卒能回母心而成其志可謂得此義
矣推之事君君睽之遇主于巷未免委曲閑陳陰
柔故也若夫事剛明之主則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惟恐其不克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
无咎也

臣聞舜之齊慄曾子之養志莫非順乎親也子
以順感父以慈應家有蠱壞不治之事隨宜整
飭次第畢舉而閨門雍肅氣象自如乃幹蠱之
善也九三處巽體而過於剛安得無悔然其才
足以克家與其嘻嘻失節置父於有過之地孰
若三諫號泣納父於無過之域故所悔小而咎

不至於大象以終无咎言之迹若非順心未嘗
不順也彼排闥引裾折檻軼輪之臣雖一時若
以忤上爲咎而其心欲使國家動無過舉實存
乎愛君忠顯而咎泯亦猶是也然則子以剛幹
父之蠱而无咎恃父之慈臣以剛幹君之蠱而
无咎恃君之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臣聞德可以勉而進才不可以強而能世之賢
子以起家爲已任如善弈者以一着救一枰之
敗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六四以柔居艮體之
下寬矣靜厚有餘而材不足方家事之蠱懷非
不思汎蕩振刷而一新之材不逮心詎容強振
故其蠱僅止於裕裕者寬緩而不迫也事勢搶
攘弊端膠轄人情易於躁忿而能鎮動以靜制
逆以順撫獷戾以柔逶迤容與不求快於一時
而磨以歲月終能使亂繩之自解而蠱亦徐飭
矣苟不量其材冒爲一決則往必見吝吝正以力
常奪於過高變每激於欲速不可以輕進也人
臣治君之蠱亦有隨材就功以爲裕者子產相
鄭修辭令以交於晉楚而外難紓主彊直以盟
於駟豐而內難解鄉校議之而不怨輿人誦之
而不怒鄭賴以寧非裕於蠱者乎故孔子美其

有君子之道而不稱其材苟材過於子產而道
非君子則盆成括之死又孟子所深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臣聞愛敬者孝之始顯揚者孝之終人君出而
當遺大投艱之責仆者興之紛者理之懷者修
之彌縫前人之闕使天下後世不得以議其過
如昭帝繼武帝與民休息已爲難事而況揚父
令譽於無窮者乎六五柔中之君得九二剛中
之臣爲之輔蠱壞之見於前者一意幹治不貴
餘力已往之咎與時俱化方來之善隨日加新
而父之譽用之暴白於天下後世此無世承之

以舊故也承以有略則必求度外之功承以文
法則僅救目前之過惟承之以德則高明光大
之懿緝熙於九重溥博淵泉之澤滲漉於四海
天下莫不以手加額賀吾君之有子後世亦莫
不稱其爲天下得人之仁父之譽豈不充塞於
天地之間乎文王當商末蠱壞之世志有未遂
武王以聖德繼之而文之聲益廣此父應之
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
也

臣聞功名之士輕富貴道義之士輕功名世道
蠱壞少有抱負者孰無趨事赴功之心而上

乃不屑事王侯豈其翹然忘天下不與世同其
憂哉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
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繆公亟見於
子思子思不悅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
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上九居無位之地
而道足以爲王者師苟其時上無明天子下無
賢諸侯詎肯屈道而事之潛心太極之先獨立
萬物之表高尚其所行事外物無一足以動其
心志如此其遠也百廿聞風猶將興起豈不可
爲世則哉雖然隱居求志正所以爲行義達道
之本一瓢非子思則可以繼四代而興迪樂萬
鐘非所慕則可以承三聖而正人心世之興大
事建大業決非患得患失者之所能爲窮居不
損盛行不加則致君澤民恢乎有餘用矣伊尹
三聘而成格天之功孔明三顧而定興漢之計
道義重故也是知不以富貴功名先入其心者
乃可與圖天下之事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八

講義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臣聞事會沓來乃君子大有爲之機此蠱之所
以轉而臨也夫陽大而陰小有自然相臨之分
方一陽爲復其端甚微五陰在上詎能獨勝故
必待朋來而後无咎至二陽爲臨則有朋矣陽
得朋則群陰褫氣而退聽故復止於亨臨則元
亨利貞陽寢長而陰寢消也臨據陽長之會旣
能變蠱壞而亨通又能處亨通而正固以此保
大其又奚虞而見遠識微者已不勝其隱憂何

則陰陽無兩盛之理一長則一消其機在反掌間自復而臨以至爲泰爲大壯爲夬爲乾陽極矣而一陰潛萌於五陽之下爲姤二陰則遯也由建子而復至建未而遯凡八閱月二陰之遯與二陽之臨正相反陽消而陰長凶可必也然亂生於治否生於泰理所必至而酣豢宴安者常忽之有能燭其幾於人情之所易忽而轉移機軸於冥冥之中使履霜不至於堅冰陽常進而陰常置於空虛不用之地則大亨以正可常保而吉其凶矣觀至于之辭則知吉凶未定之間盡可用之地特患乎玩安忘危不知所用其力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臣聞一陽而復二陽而臨剛浸長也下卦爲兌上卦爲坤說而順也九二以剛處中上與六五相應剛中而應也臨有是德故大亨以正也陰陽消長皆非一日之積今陽剛浸長於復返之餘其來有漸然懼其乘方進之機銳於逐群陰而失之暴故繼以說而順說而無所忿順而無所拂心和氣平動循天理則剛不至於過於臣之剛中足以輔乎君君之柔中足以濟乎臣

上下交應同歸一中宜大亨可致且不失其正也豈特人事爲然天爲剛德猶不干時一元運於上而雲行雨施保合大和莫非剛健中正之用天道亦何嘗過於剛哉况陽無常勝之功陰無盡滅之理消長往來間不容髮二陽之臨方長而二陰之遯已知其必至陽消蓋不久也自復至遯閱月九八而謂其消不久何哉疾疢萌於彊壯之時人不自覺也元祐初司馬光一洗新法之弊而奉行差役已有蔡京消豈待久哉遯進而否君子之道盡消則蔡京之禍天下凶莫甚焉夫惟上之人常以防微杜漸爲心遏陰柔於未進之始尚何陽消之慮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臣聞坤地在上兌澤居下地之臨澤最爲切近君臨民之象也地上有水爲比澤上有地爲臨皆以切近取義而水與澤異水流而不盈故比於地而不爲臨澤者水之渚涵深蓄遠濔濔演迤而地之岸際常臨之此具區雲夢大野所以爲澤而不爲川浸也君子觀地與澤相臨之象而得近民之理故教思必无窮容保必无疆无窮者意味深長百世猶有先王之澤則兌之浸潤也无疆者規摹恢廣出日莫非不冒之地則

坤之包含也人君以是臨民無媿君師之責矣
蓋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其相親也以情相維
也以道而非可以勢分拘以勢而臨則教思必
淺容保必狹私心町畦公道磔裂尚何足以知
臨之爲大乎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
之人君方寸之中與堯同大而後可以盡臨之
不然教思何由而无窮容保何由而无疆哉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臣聞澤通於山爲咸咸感也凡具陰陽孰能無
感以貞則吉貞者正也君子小人之辨在於正
不正之間臨爲剛長之卦初九與四爲應而比
於二皆臨我者也吾欲感動所臨獲乎上以行
吾道必一出於正曠乎其公而係吝之私不留
純乎其誠而矯飾之僞不作此以正感彼以正
應精神心術之妙相與凝固而不散則君子之
道由是進進乎泰亨之盛所感以正而吉也然
所感之邪正莫謹乎其初志者心之所之在卦
之初此心趨嚮主於正而行則無往不以正合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一涉於邪則見金夫不有
躬進不以正特一時之苟合爾然則下之感乎
上能察乎正不正而爲進退則不至於失已上
之應乎下能辨乎正不正而爲用舍則不至於

失人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臣聞臨之爲卦以二陽爲主二陽又以九二爲重二承乎五五臨乎二實君臣相與感通之會二剛中五柔中俱得其正宜旣吉且无不利也然自復而臨陽剛浸長固吉矣而長必有消八月之遯已逆計其必凶君臣相與綱維斯世其將聽陰陽之自爲消長付之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乎抑將進陽退陰以制消長之運而自我立命乎命賦於天受於人行廢有定運死生有定數非可以人力轉移然有君子不謂命者存二陽長而爲臨與二陰長而爲遯固天運之所必至苟一以命哲命吉凶委之天而安之八月有凶拱手順受而不思闔闢變通之道臨終爲遯矣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惟知賦命在天制命在我旋乾轉坤與世立極陽宜消矣挽而回之使不至於消陰宜長矣尼而止之使不至於長吾方以天自處未容一切惟命之順也夫如是君子常長小人常消而咸臨之吉常存二五君臣各盡其道矣不然何以君相不可言命

六三甘臨無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臣聞君子之樂王天下不與存爲人上者不可以位爲樂也夫以天命難諶民情難保大業難守重器難安夙夜兢惕危懼猶恐不蕝而可樂於得位而泰然處之乎甘者說樂之至也六三居下卦之上處兌說之極而以臨人之位爲樂玩聲色之娛而忘美疢之患懷宴安之適而遺鳩毒之慮好樂一形投合四集便嬖側媚相與以巧言令色鼓舞之施之政事宜其無往而利也有能凜然深省幡然大改以所樂爲所憂念二陽方進於下而消不久之凶已兆於吸呼之頃操危慮深若不能以終日切切乎予又集于蓼之懼則前日之咎今可免矣蓋三以甘說爲臨其位不中不正一惟偏私之徇故象示不當之戒又懼夫人耻過而遂非開之自新許以轉甘爲憂雖有咎而不長有國者宜知所擇矣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臣聞至臨臨之至也四居大臣之位上比於五君以道合下應於初賢以道親且時當剛長大臣虛心無我援天下陽剛之賢進輔其君與共成致君之業以比而臨置非臣然進賢退不

肖大臣職也。援陽剛之賢與共成致君之業，乃職分之當然。極其至如周公之握髮吐哺，始可以无咎。有一毫驕吝之色，賢者望望而去之，則咎隨之矣。象明臨之能，極其至亦惟處得其位之故。以六居四是爲正位，體柔履順不自矜其能而惟賢是與，德與位稱也。六五之君柔矣，六四之大臣又柔而下無陽剛之賢爲之應，則治淪於姑息，勢失於委靡，謀國者能辭其咎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臣聞知所以察，夫見之幾制有爲之會，人君之臨天下轉移萬化，闔闢萬變必有知行乎其間而知以得中爲難。蓋是知之用不及則闇太過，則察無過無不及，則中六五有深沉先物之知，又下與九二之賢爲正應，不以一己之聰明爲聰明，而以賢者之聰明爲聰明，臨無遺知矣。然知不可以過用，世之小知自私者用知必過明，帝之苛察德宗之猜忌何其褊也。故惟大德之君然後於用知爲宜，明有前旒之蔽，見無淵魚之察，知君子之當進必推翕受之量，知小人之當退曾微深疾之心，以大用知而知得其中即舜之大知也。象言行中之謂，豈非不過用其知。

即舜之用中歟中庸聰明睿知以有臨必寬裕
溫柔以有容正此意

上六乾臨吉无咎象曰乾臨之吉志在内也

臣聞卦終必變君臨天下之道以克終爲難必
用心加厚乎其初則可以保其終乾者厚之至
也何所厚厚於親君子也親君子遠小人之心
久而愈篤則以之畏天必加畏以之愛民必加
愛無所往不用其厚也艮上九乾民以加厚而
吉臨既吉又申之以无咎者爲六三設也上六
居臨之終而應乎三三不中不正上苟私所應
與而親之何以无咎惟舍三陰邪之小人而志

在二初陽剛之君子故宜有咎而免也充爲内
卦君子在内屈已下親不以久而替寧有加於
大亨之鼎母或失於二簋之權輿則賢者肩一
心以輔乎上非箴之庭燎則戒之無逸君臨天
下之道於是乎保克終之吉矣明皇始厚宋璟
韓休張九齡終厚李林甫憲宗始厚杜黃裳李
絳裴度終厚皇甫鎛此心一移卒貽不終之禍
可爲百世戒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

臣聞臨觀反對卦也臨二陽在下觀二陽在上
觀如兩觀之觀儀刑揭而群瞻聳也觀之聖人

正心脩身以觀天下一誠之外無他尚猶宗廟之祭交於神明一誠之外無他物盥即奉粢沃盥巾以悅手時也祭先盥手然後酌鬯而裸裸用鬱鬯猶未免託物以求神盥則蠲絜內外與神默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假物而誠已通又何俟腥熟之薦而後達其誠哉爲人上者能至誠主一無假乎外如盥而不薦斯民不期孚而自孚矣乎者信也誠之實有諸己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誰無是誠君以誠感民以誠應顯然興起不約而同與聖人作而萬物觀均此機也是知人君之化天下不難於孚諸人而難於孚諸己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聞一陰爲姤進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莫非小人道長觀獨不以陰盛爲憂者二陽在上四陰順聽於下是上有陽剛之君儀表一世陰柔雖衆方將化而爲君子之歸其爲觀甚大也觀合巽坤爲卦以九居五順巽而中正也循理而行無所拂逆可以懷天下未足以觀天下觀天下必中且正大明當天萬物咸仰一有偏倚必

有照臨不及之地此聖人所以爲天立極也然必本之以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心之誠不存則順巽中正俱失其有猶盟而不薦以誠爲主黍稷不如明德之馨殺牛不如禴祭之福在誠不在物也此誠所格斯民莫不相孚以心顒然尊仰隨所觀而化其觀果何所見哉誠則形也其化果孰使之然哉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也求諸天道春夏秋冬運行而不息皆神之所爲聖人以是道設教天下不期服而自服又豈非誠則神乎觀之聖人一誠貫通三才之間始與人爲一終與天爲一極而歸於無聲無臭之妙非黃帝堯舜之神化宜民文王之純亦不已不足以當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臣聞自上示下爲觀天下之物凡可以示人者皆有形之觀惟風行乎地上草木均被披拂則無形之觀有形之觀其觀淺無形之觀其觀深故先王取象於風之行地省方觀民而設教五方之俗各有不同隨方省察因民俗而教之以救其偏扶其正使同歸道德之中舜之同律度量衡成王之考制度雖若涉於有形之觀教行而民從猶風行而草偃皞皞乎其不自知實有

無形之觀存蓋誠存乎中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容以形迹窺也後世省方之禮廢人主深居九重之上民何由觀教何由設亦惟心存乎群生之休戚庶俗之燮惡四方萬里皆瞭然於戶庭之間而以身爲教自正心誠意以至於脩身齊家無一不盡自然國治而天下平與身歷目睹所設教何異哉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臣聞觀以二陽位否剥之間欲化小人爲君子故待小人恕欲君子益進其爲君子故待君子嚴九五宅中于上光明碩大之德如日月之照臨有目皆覩初氣卑質弱而去五遠乃爲童稚之觀童者蒙而未發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有可發之機彼其陷於小人豈性也哉物欲蔽之也苟如童稚於倥侗顓蒙之初有以發之則昏者可迪塞者可通氣質變化安知小人之不爲君子故雖童觀而許其无咎象以小人道爲言其質固不可以語上而申言初六亦示其上進之路也爲君子而不能以學問開明所見而甘心與懵無識知者同歸則爲吝矣聖人於大觀之初恕於待小人所以示皇極大受之法

嚴於待君子所以示春秋責備之法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臣聞聖人之道無窮人心之見有限上帝降衷若有常性靈明虛徹初無聖愚賢不肖之間而氣有清濁材有利鈍故所見亦隨之而廣狹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其所以區而別之也闕觀之不能廣大豈非六二氣質之柔闇歟九五陽剛之君大觀在上乃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之時初以童稚之見而觀蒙昧未有識知二以闕覘之見而觀有識知矣又自安於卑陋蹇淺僅足以知聖人之汙是惟女子生長於深閨之中幽閒事靜而有守則闕觀猶未至害士君子則害道矣象發明爻辭之所未發謂闕覘爲觀雖女子之貞亦有可醜蓋鑽穴相闕闕見室家皆爲不正之視女子雖貞而所視不正心隨境移恐不能保其貞也然則欲廣闕觀之見則何先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學愈進則見愈廣聖人之全體大用目擊而道存矣故惟人百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彊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臣聞三上承二陽下接二陰而居其中陽爲君

子陰爲小人進而從陽則爲君子之歸退而從陰則爲小人之趨一進一退蓋邪正善惡之關也三於此觀我生生者出於吾身者也其大端則言行是已觀吾之言其進而合於君子耶其未至於君子耶觀吾之行其退而陷於小人耶其遂遠於小人耶君子小人之界限其間不能以寸反觀吾身之所發必欲進與上之二陽同其光明而不欲退與下之二陰同其柔闇能如是三雖處不中不正之位亦未至於失道也蓋三之質易於失道以能反觀諸身去小人而從君子故道爲未失也然未之一辭猶未深保其不失道蓋亦戰戰栗栗於取舍之決爲舜而不爲跖爲堯而不爲桀哉此正大學致知工夫之地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臣聞九五剛中之君在上初與二去九五爲遠故止於童觀闕觀三少近則未失道四切近則利用賓觀愈近見愈親也賢者進退有時行藏有道如麒麟鳳凰其出必待休明之世故觀國之光然後賓也國之光明本君德之光明人君能明吾之明德如鑑不受翳水不受滓則本然

之明常存篤實之光充實之輝皆由此而發在
朝廷則禮樂彰法度著在天下則道德同風俗
一其爲國之光大矣賢者觀乎此而願立於其
朝伊尹起於莘野呂望歸於東海豈非湯文之
時利用賔乎象以尚賔發之蓋道義重則勢利
輕賢者寧甘心於白駒之谷考槃之澗不肯屈
身輕售其出也以時其進也以禮其事君也以
道君望其儀刑而起敬故崇尚之以賔禮而不
敢臣取重者在己重之者在君如此則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矣苟在己無以取重君且望而
輕之母恠乎有言莫之行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臣謂反觀內省之功儒者所難而况貴爲萬乘
可喜可欲所以移其心者滿於前乎九五陽剛
而中正居巽而應順動無過舉矣然猶於我生
必反而觀之凡言行出於吾身者爲我生觀吾
一言之出皆合於君子之道則言無過言一行
之出皆合於君子之道則行無過行以此示民
可以无咎有一不合於君子則有咎矣吾身未
能无咎顧欲使天下皆有士君子之器表偏而
影正無是理也象又以觀民言者君子之道本
諸身證諸庶民觀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則知言

行之出於吾身者爲善觀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則知言行之出於吾身者爲不善是觀我生者
必當觀諸民也因觀民之所化而觀吾身則言
行是非不能揜因觀我之所生而觀吾心則念
慮之邪正不能蔽由外而反諸內愈近愈不敢
自恕由內而推諸外愈遠愈不能自隱内外交
相養之道既盡天下觀而化之孰不顒然而孚
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臣聞上九與九五爻辭同惟我生其生異蓋吾
身之所出爲我生九五之君所以自觀也上九
則觀君身之所出故爲其生五君位上處無位
之地而密比之雖居無位之地一念未嘗忘乎
君常欲納之於無過故觀君之言行果君子耶
則喜其能免於咎觀君之言行未君子耶則憂
其不能免於咎身在畎畝心在王室因所觀而
察之惟恐吾君之出乎身發乎邇者有一毫之
未當無以示四海之儀則其志豈遽平哉然九
五觀我生上九觀其生皆合乎君子之道而僅
止於无咎何耶人君之治身無止法言行極堯
舜禹湯文武之盛不過盡其身之所當爲初非
有餘故君子乃无咎不然有咎矣人臣之望君

無止法以禹湯文武爲未足又耻其不及堯舜
故君德至于君子特喜其无咎未敢遽以爲可
安也此觀之君臣所以各盡其道

噬嗑亨利用獄

臣聞噬者合也噬去頤中之物而合也頤卦合
艮震爲體初上皆剛而中之四爻皆柔猶人之
頤虛其中也噬嗑初上皆剛與頤同而四亦剛
是頤中有物間之故有待於噬而後噬也凡去
間之道皆然時則勿有間之是君臣之際以無
所間而合也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是骨肉
之際以無所間而合也彼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蓋梗聖人之化爲天下之間者去其間則化行
於天下矣噬嗑亨間去而合即亨也其義利於
用獄獄以推見其爲間之情而去之則梗吾化
者不至於覆出爲惡病根除而正氣還也其在
人心則人欲爲天理之間人欲盡去天理流行
豈非間去而亨乎此又克己工夫之當盡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
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臣聞頤者養也頤以納飲食致養而有物梗之
故必待噬而後合合則亨矣亨之功在噬噬者
用力嚙去之也小人爲君子之間不用力以退

小人則君子不進夷狄爲中國之間不用力以却夷狄則中國不尊茲民爲良民之間不用力以治茲民則良民不安此皆噬之功所以致亨也以爻言之則三陽三陰爲剛柔分以卦言之則下震上離爲動而明以象言之則震爲雷離爲電二者參合而成章雷取其威電取其明治獄之道無大於此然六五爲用獄之主乃以柔中之道行於上雖以陰居陽爲不當位而治獄以燭見情僞爲先離體虛中而明故於用獄爲利夫獄者民命所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欽恤之仁行焉苟不以柔治而以剛治則明過於察威過於猛人將無所措手足失天地大生之德矣噬嗑義在除間而歸於柔中以此知好生者聖人之本心用刑者聖人之不得已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臣聞陰陽相薄而爲雷相軋而爲電故震之一陽動於下離之一陰明於中噬嗑之象取焉卦本先電彖象乃以雷先於電者蓋泰卦上坤而下乾不曰地天交泰而曰天地交泰取其交也噬嗑上離而下震不曰雷電噬嗑而曰雷電噬嗑取其合也電明而雷動雷行而電隨明與威合然後梗化者可去徒明而不威則詳於察茲

而不能除其失也。儒徒威而不明則銳於去惡而不能辨其失也。闇明行以威威發以明天下無難去之間矣。先王觀雷電之象於是用電之明以明罰用雷之威以勅法罰顯而枉直各得其情法飭而輕重各當其罪利用獄之道盡矣。舜之去四凶成王之去三監孔子之去少正卯皆此道也。然辟以止辟刑期無刑聖人豈徒恃法令爲齊民之具明與威並用罰一人而千萬人懼法雖飭而不常用也。雷電之合隨即開霽天道亦豈常用其威哉。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臣聞噬嗑利用獄初上爲受刑之人人之性本善情動欲生遂陷於惡聖人憫之故設爲刑罰以懲惡而挽之於善然善惡觀其所積欲惡之不積當於其始而禁之趾在下爲行之始加校於屨而趾滅焉彼雖欲行而不可得則不進於惡可以免咎矣。校足械也滅沒也校深大至於沒其足也。或謂滅趾爲刑刑則施踊何取乎。屨有屨加校非斷趾明矣。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特赭衣菲屨之類肉刑未嘗用也。蓋小懲而大誡故能免麗於刑小不懲則惡積罪大聖人豈得而私宥哉。其在人心一念有不善貴乎早覺

而力過不貳過不遠復之功皆基於此覺之不
早過之不力則去舜就跖悔莫追矣觀易者知
治已則知治人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臣聞爲一卦之間者九四也初九與四爲正應
是同惡相濟者也膚柔而易噬猶初之爲惡未
治始噬者膚而終至於滅鼻小懲於初遂大討
於四也四之間去則初無與應小人之黨孤何
能爲哉乘剛言二位乎初之上乘初之剛以攻
四之剛因瑕而及堅也蓋二居中得正以用刑

所施不失其序故下能治初之罪上能除四之
間輕重有權尚何過咎之有皇矣一詩文王侵
自阮疆不過用輕兵以臨之而阮自服進至崇
墉則聲罪致伐必是絕是忽而後已彼其剛戾
被化之罪雖同阮爲易討崇爲難討侵阮則膚
之噬伐崇則鼻之滅聖人初意不汲汲於深治
小人而終有不容不深治者皆其所自取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臣聞周禮腊人掌乾肉腊物之全乾者也小人
掌盛而勢強其堅難噬與全體之腊同三乘初
應上而隣於四戾小人挾黨爲間欲盡除之然

人之爲惡情有淺深罪有輕重不問渠魁脅從而例殲之是舉腊肉之全體求快於一噬故反遇其毒豈非可吝者乎而其吝小終歸於无咎我之治小人名正言順彼雖有反噬之心無所施也然其遇毒亦以位不當之故無瑕者可以戮人三所處不中不正而欲施刑去天下之間人其肯心服哉齊威公自侵蔡而伐楚猶噬難噬之腊肉屈元如師辭多勃戾有遇毒小吝之象而終於服包茅不貢之罪則无咎矣齊之挾天子以令諸侯位固不當楚雖強不敢不服豈非齊之尊王名正言順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臣聞九物乾爲陽濡爲陰腊肺及肉以乾取義指陽爻言也九四在一卦之中本爲間者以爻言之則四之位近君九之材足以堅決而立斷故資之以除間初九不畏不仁不耻不義四與爲正應猶聯骨之肺肉旣乾而堅至爲難噬一旦噬而去之見善明而趨義勇蓋得金矢之象焉有金之剛而無柔懦有矢之直而無回遁義形於色不茹不吐宜難噬者之無不噬也然去間不可有所易以易視之樞機不密未必不反

爲人所制不可有所撓在我不能貞固其守而猶豫遷就安知無當斷不斷之患此所以利艱貞吉也象言未光蓋始與小人密而終力去之雖得去間之義亦宜所謂表裏純一本末坦明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乎平勃勸呂氏王諸呂其後卒誅諸呂在漢爲有大功參之王陵以白馬之盟折其萌則二臣爲未光矣大臣任去間之責者當觀諸此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臣聞人主天下之利勢威靈氣談之所暨以去小人之間則小人消以去夷狄之間則夷狄服權有所歸則勢有所易也腊肉全體最難噬乾肺附骨亦難噬乾肉雖難噬而視腊肉爲易亢三爻之陽皆足以梗化以六五離明之君制之如噬乾肉然何堅之不斷何間之不除正以其得黃金之象也黃取其中金取其剛人君有剛中之德天下之悍戾邪僻無不退聽尤當正固守此而以兢惕危厲行之則惡無覆出凶無反噬尚何咎之有夫有間則有咎其所以能終免於咎蓋以得剛中之道以治間當其宜也六五本柔中爻乃取剛中爲義上卦屬離離一陰居

二陽之間中柔而外剛仁者之勇也君德苟仁
有餘而剛不足則無以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
業唐之姑息受制於強藩悍鎮漢之優游養蠹
於宦官外戚豈不甚可鑒哉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臣聞初上兩爻皆受刑之人初九小懲而大誡
故受刑輕上九惡積而罪大故受刑重何校械
其頸也械深大至於沒耳耳主聰有耳而不能
聞過徙義聾聵其心而浸至此極其所由來者
漸矣夫視曰明聽曰聰本二事也而以不明麗
之於明於聽德然後謂之聰也天下之耳相

誰無是聰私心塞之顛倒是非而有誤蠅聲而
雞蟻鬪而牛外雖有聞中實蔽惑故聞人之善
言而惡其逆已聞人之惡言則悅其順已不明
孰大焉使盜跖桀紂能聽人逆已之言而不以
順已爲悅亦何至天下之惡皆歸萬世不可湔
濯哉此易象示人遷善改過之門最緊切處

平齋集卷第二十九

故事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冬十月內侍自京賁內府珠玉二囊來上上投之汴水翌日以諭輔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臣聞人主一念之動左右承之百辟趨之天下嚮之故好惡之念當謹其微蓋此心不能兩用有所重則有所輕愛易流之陰者視尺璧如瓦礫寶難得之賢者視遠物如糞壤徑寸之珠不

易齊之四臣連城之壁不奪趙之一士審輕重
之義也魯公伐衛齊人來歸衛寶而意不啻足
齊伐北燕賂以瑤瓊玉櫝遂不克而還此念一
爲外物所移志消氣沮矣我高宗皇帝紹開
中興急欲信大義於天下以內侍所獻投之汴
水使左右諸大夫國人皆知志不在小而在大
與光武手不執珠玉同意用能收拾人心於渙
散之餘振起國勢於頽壞之後後聖所當法也
廼者經略山東九重之上初未嘗有嗜好見於
外而當國惟寶玉是徇諸將旁搜巧索爭投所
好奇珍異玩全集私第歸附者得以窺其無志
於中原而動於惡臣願陛下懲宿弊而反
之凡以珠玉服玩來獻皆碎之通衢以示聖意
之所嚮邊臣聞風亦將以功名自勵務爲廉白
以服豪傑盜賊之心事功可集矣至若中原銅
鐵亦不必以輦入內郡爲功昔張林告淮閩有
云土地歸本朝銅錢安往識者謂爲至論謀國
者所當察也

晉謝安以荆江二州並缺亘石虔有沔陽之功慮
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亘石民爲荆
州亘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亘據三州彼
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臣聞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爲言以馬喻也詭銜泛駕之馬跢弛而難制使王良造父御之則鳴和鸞逐水曲進退伸縮無不如意否則驛不受羈矣謝安之用三豆人徒知其經遠無競而不知駕御之術默寓乎其間蓋石虔趨捷絕倫旣奪之上流而石民與伊非所患兼是時荆江豫三州軍事皆在安都督之下而兵權實操於內此首重則彼尾輕也苟朝廷無以操其權而制其命王彪之所謂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安焉得不爲之深慮哉知此則知八柄馭臣雖王者有所不敢忽

高帝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武帝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其地比給初郡而初郡時時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費皆仰給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臣聞人君有愛民之實意而後有及民之實惠

漢世詔書出於人主之筆精神心術之微悉於
詔見之觀高帝欲省賦甚之語簡嚴明白繼之
文帝振貸減租之詔勤勤懇懇其愛民實意皆
可以對越天地安有不被其澤者漢賦有三口
賦以食天子筭賦以治庫兵車馬更賦以給戍
邊此詔所欲省當是斯時又有獻賦郡國假獻
爲名重賦以爲民害故亟欲省之方楚漢之爭
未決則初爲筭賦及天下既定則欲省獻賦以
此見傷財害民無如兵費之重兵費百出而欲
行愛民之政蓋難然愛民之意不可以兵而間
斷也武帝元狩之詔謂君考心也民猶支體支
體傷則心憊怛非無愛民之意而好大喜功移
之臣嘗考司馬遷平準書其論帝取財贍兵本
末凡十餘節一節害深於一節曰江淮之間蕭
然矣曰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曰三人言利
析秋毫矣曰吏道益雜而多賈人矣曰稍稍置
均輸通貨物矣曰無慮皆鑄金錢矣曰公卿大
夫多諂諛取容矣曰楊可告緡令縱矣曰縣官
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曰株送徒入財得
補郎郎選衰矣而終至於曰不敢言擅賦法矣
而極高帝欲爲民省賦帝乃聽吏擅取非經常
之賦夫豈不知有民哉置郡方新顒顒待哺恐

廢前功惟求趣辦雖欲禁吏之不擅賦不可得也益口賦三十輪臺悔之猶幸此意不絕如綫而仁義之澤未至於遽斬此所以壽四百年之脉歟

紹興元年六月辛巳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望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上大嘆寤戊子上諭大臣曰昨令應選藝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歧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

臣恭攷

高宗皇帝誕聖於大觀丁亥即位於

建炎丁未至婁寅亮上書之歲聖壽方二十有五萬世無疆之計大矣哉

蜀先主將東征孫權群臣多諫不從大軍敗績諸葛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群臣多諫不聽凡拔十城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證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臣聞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蓋自堯舜不作人主孰能無舉動之過所賴以拂正其非而反諸是惟左右前後

之臣爾而便佞者逢之輕黜者長之具位者拱
視而不暇問畏事者竊歎而不敢言幸而敢言
亦惟一言以塞責而終歸於首鼠人主過舉於
是莫之能救使當舉動少差之初力盡面折廷
諍之誼引裾不從繼以折檻自非諱過復諫之
主安能不矍然悟幡然改惟其若宮之奇儒而
不能強諫故雖諫無益也先主復關羽之耻而
興忿兵太宗討高麗之罪而興貪兵非無黃權
褚遂良等之諫而所諫不力無救於行法魏二
臣猶在必將激烈懇到極其骨鯁不從不止也
夷陵鴨綠之悔當時諸臣安得辭其責哉雖然
亮知惜孝直而考其推擇之素特蔣琬費禕之
純良向寵之淑均何望其復有孝直之方勁太
宗知惜魏證而田舍翁之怒見於生前仆碑停
昏之恨形於身後敢言之氣沮喪殆盡末節欲
望廷臣如證之剴切難矣是則人君平時能養
法家拂士之氣臨事乃獲法家拂士之力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
主父偃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牧洪羊擢於賈孺衛青奮於奴僕日磧出於降虜
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
儒雅則公孫洪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

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順帝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廼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廼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洪深左雄黃瓊之政事正固且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爰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暘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臣聞求賢而不用吉士與不求同知人而不善任使與不知同人主有志於治孰不知非賢罔乂而急於求賢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亦莫不起而應其求海濱之大老至洛陽之年少至

東山之高卧者至周南之滯留者至明庭立鵠
華階振鷺非不極一時之盛而知不盡所抱用
不盡所知如醫者聚參苓木桂玉札丹砂於一
橐品雖至珍用與病違雖聚無益也武帝蒲輪
之招一下而異人並出順帝元纁之聘一馳而
俊乂咸事好賢急士之意前後無間然武帝有
儒雅篤行質直推賢定令文章滑稽應對歷數
協律運籌奉使將率受遺所聚凡二十七人而
漢以之盛順帝有淵謨政事儒學文章牧民將
帥推士糾違陰陽機術所聚凡二十人而漢以
之衰蓋武帝於人才之長短小大洞察底蘊隨
所用而各當順帝第知來之而高謀不見納譽
辭不見容智力不得宣賢雖滿朝廷足以美觀
聽而已諸葛亮嘗言親賢人遠小人先漢所以
興隆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一親一遠
之間盛衰判矣易之損益皆以十朋之龜弗克
違明衆賢之助在損之六五虛中自損以從在
下之賢則爲元吉在益之六二賢者欲致益於
君而君之樂受其益未可盡必也則惟常守正
固以待之至王用之以享于帝然後吉有志於
治者其可以徒聚天下之賢哉賢者之聚亦豈
可徒樂簪盍之盛而不思相與共慰天下之望

哉

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學太興元年帝親
雩初置諫鼓謗木新作聽訟觀二年置博士貢四
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庶獄

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先者事之所當急後者事之所當緩緩急先後
不舛其序治道何患於不舉元帝承皇綱解紐
之餘宜思興起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顧乃以
安平之大體治危亡之壞證以守文之常度制
應變之危機故近世論者謂此何等時而舉不
急之務訟觀作矣胡不築將壇以拜淮陰太學
興矣胡不立武舉以招汾陽親雩之禮行矣胡
不屈帝尊而勞細柳博士之貢置矣胡不造樓
舡而命將軍諫鼓謗木設矣胡不修車馬備器
械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數端為可略也典午綴
旂胡羯扛鼎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
不在是也使當時內以經制國用為實政而不
以練衣為僅足之規外以嚴飭兵備為實功而
不以玉冊為苟安之地晉其興乎厥今金甌雖
無玷缺之虞玉關未有閉拒之策戰難於必勝
守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力國計已俱至
於窮不汲汲於豐財強兵先其所當急而論義

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拆裳補帶以爲巧折柳樊圃以爲固厝火積薪以爲安脫有意外之警臣恐非雍容拱揖之所能辦也

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

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舌口戕口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修容謹戒必恭恭則壽

屨履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僑僑則逃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劔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

則壞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之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

觴之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

凶

机之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

杖之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

此武王聞丹書於師尚父爲銘以自警也維昔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敬爲主敬則百慮澄不敬則百慮擾敬則萬善集不敬則萬善墮是敬非自外而入也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知所畏然後知所敬也人主身都綦貴心受衆攻非隨物致戒以警勅之則畏心忘而敬心泯天理之存者幾何武王惕懼而銘諸物不曰視邇所代則曰溺不可救不曰其禍將大則曰社稷爲危何其辭之嚴也天真難保人慾易流出入起居之際龜鑒在目庶幾常若危亡禍亂之壓其前而起臨深履薄之懼無一念之非敬也然以武王之聖豈待睹銘而知懼哉堯舜性之也湯武

之也。身之則寧過於檢防求進乎性之之域也。其或收歛於十手十目之地而縱肆於暗室屋漏之中修飾於親儒生學士之時而玩狎於對宦官女子之頃雖有此銘如無此銘矣。故中庸大學皆貴乎君子謹其獨。

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臣謂立法以取民莫患乎其作俑也。夫君與民本一家國用之而取諸民民出其所有以供乎上猶子奉父孰不敬應然自昔什一之法公田藉民力而耕收其歲入民田之私則未嘗有稅魯初法履畝以稅之國用不足蓋有甚不獲已者聖人於此乃書初以示譏豈非初之所矧疑若特一時之暫而後之必襲必假是以行其無藝之歛如蠶之生喙其害未有底止二吾不足而用田賦此其俑也。武帝紀書初筭商車初筭緡錢初權酒酤頗識此意。

梁冀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臣聞財用之在天下如血脉行乎一身可通。

不可壅王者藏富於民霸者藏富於國其下富不在國又不在民而在於聚斂臣之家蓋自王道不行而人心壞人心壞而吏治壞舍義趨利假公售私朘民自封一孔不貸柄國者又爲生姦受盜之府而天下之富偏聚焉此冀所以積至三十餘萬萬而未屬饜也夫財本吾國之有而取以助國財皆吾民之出而還以予民其理順其政公故收冀家以充王府而減租稅天下以爲快後世莫以爲非不謂威帝能行之也

太祖問李承進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務姑息將士每出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揀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三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不辨民志何由定民志不定而欲求國勢之安彊是却行而求前也况三軍以紀律爲重處不知禮則出不知律犯上之意一萌作亂之機已兆尚可望其敵王愾而伸國威哉唐自肅宗偷一時之安平盧節度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

節自是以姑息爲常。至於偏裨士卒殺逐主帥而不問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陵夷之勢何所不至。此唐所以亡也。後唐莊宗猶襲故態不能以軍法約束而威令不行。享國不永。竟坐姑息之過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爲世立極盡革唐季五代禮法蕩析之弊一階一級上下相承川班妄訐必肆顯戮。此所以國勢有金城千里之固民生有泰山四維之安也。然豈徒以階級之法繩之哉。平時撫養不吝爵賞苟犯法則有劔恩施而後威立。宜軍心悅服不敢輕於有犯也。

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人心不可以兩用有所慕則有所忘好善者忘酒樂德者忘色八年于外急於拯四海之溺而忘其家日昃不食勤於合萬民之和而忘其身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也方時瘴暑人孰不惟寬涼之是慕憲宗銳於圖治議政延英日且旰矣汗透御衣而不顧蓋忘其爲暑也謙虛以盡大臣之情而無取乎宮人宦官之與處奮厲以

講中興之要而不求乎深宮廣廈之自逸社稷
生靈之念日切於中凡人情之所共樂者無不
忘之其肯以天下之未安爲一身之適乎況是
時名相皆足以穆天緯經國體所議必非不急
細務徒留肝食之聽者堂堂兩河已盡在規畫
中矣彼避暑九成而忘其親生涼殿閣而忘其
民心移於物惟欲是縱賢君所當戒也

熙寧三年知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
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
以諮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進士初就席有司
猶給禮部韻及試題出乃策問也旣而賜葉祖洽
已下及第時韓維呂惠卿初考策阿時者多在高
等訐直者多在下等

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取士惟虛文是尚懷策
賢良雖未免以利祿入其心科別或有未竟猶
不失言揚之意唐進士得人爲盛特締章繪句
之習工如日五色何益世用 國朝策士初襲
唐人詞章之舊至此始以策諮訪治道與漢制
科等其意美矣然草茅言事豈能皆若素宦于
朝而効忠獻直悉出於愛君憂國之真情言之
當固不以人廢言之過亦貴於能容人君能容
過直之言市駿骨揖怒蛙感發作興之下孰不

以安危治忽之實來告苟有司喜阿逢而惡訐
直以行上下其手之私如呂惠卿輩美意一失
奚以臨軒發策爲哉維我 仁宗之策蘇轍其
言宮中事過於直上曰以直言求人而以直棄
之天下謂我何可謂有大舜之大矣是時考官
則司馬光范鎮蔡襄

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
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
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
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

虞人有原獸之箴輪人有糟粕之議工執藝事
以諫不聞於世久矣而唐之弓工獨得古意其
言蓋以規太宗功業雖盛而治心之道實未嘗
講也夫心者萬理之會萬事之主此心明白洞
達無一毫迂曲之累則見面盎背皆天理之形
著發號出令盡人心之契合敬義直方所以相
爲表裏也太宗天姿高而學問不足其得在於
好名其失亦在於好名好名故能矯揉爲善惟
名之好而觀省存養之不加故矯揉之力怠而
稟受之偏者不能揜輕我宮人之怒不役一夫
之怒會頃殺此田舍翁之怒以至好大喜功而
多愛無非本心之發露也木心不直脉理皆邪

雖勁而發矢不直弓工可謂善窺其君心術之微矣太宗亦可於此進格物正心之功矣其謂勇辯諂諛姦詐嗜慾輻湊以攻一心是特知制外而未知養內安有內心不治而外邪可閑者哉

孝宗皇帝宣諭宰臣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退將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閱批出然後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無遷令之患

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勿惟反反汗非也號令當反而不反是又遂非也然未當而反不若謹之於樞機未發之先一發而民信之孝祖所以欲再行審閱使無遷令之患也苟熟狀之進隨入隨可而思慮不加焉其與不再進何異惟能存主一之敬每事收斂精神熟觀詳繹而後出尚奚舛令之有

孝宗皇帝臨朝每以方寸紙作掌記微偃兩旁而中摺之實在御手若內殿則留香案上三省密院奏事畢即視所記一一宣諭已乃收之

人主日總萬幾之繁而心思有限安能無所遺忘孝祖聰明睿智與神爲謀猶識所欲宣諭之事於掌記可謂文理密察矣故凡禁嚴清燕之地經史之所閱典故之所聞群臣章奏之所

采有當與大臣參酌可否日隨記於其上俟坐
論從容歷舉而訪之大臣所知悉心以對所未
及知則討論以進久而天下事無一不明習而
洞曉其益豈不多哉

明道中執政除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上謂曰祖
宗法臺諫官湏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
無敢言者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
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
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
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聰目以
司吾之明而人執之可乎張行成無先容舉爲
殿中侍御史柳公權有諍臣風屈爲諫議大夫
萬乘親擢邇臣莫與夫如是則任耳目之寄者
激昂振厲思稱主知周而無所比正而無所阿
朝政之得失廟論之是非相業之修廢不吐不
茹悉以上聞不至於懷私恩徇偏見以亂天下
之公我朝祖宗法臺諫官湏出宸選正以
是也異時唐介論文彥博王陶彈韓琦以二輔
臣之賢猶不爲之少隱況下於文韓者乎雖然
臺諫不由進擬固足攬馭臣之枋要必人主有

至明之見而後能奮獨斷以聳衆望否則不謀之外廷謀之左右親暱附下罔上抑又甚矣大明在上邪正洞燭得范純仁呂公著而內出姓名得歐陽脩余靖王素而御筆親除斯無愧累朝之盛

唐正元中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上聞之使問陸贄贄上奏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揔軍且非朝旨願審之謹之上復謂贄曰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贄復上奏曰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噐焉唯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踰其力則踣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徒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竟以萬榮爲留後

臣聞名分者天下之大閑植之則治隳之則亂唐自天寶以宴安兆釁君失其尊肅宗復國宜思挈皇綱於旣墜扶大分於寢隳乃就平盧軍中察所欲立者授以旄節自此廢置之權在軍士而姑息之弊開至代宗專事姑息僅之羈縻德宗加甚焉李萬榮逐劉士寧而自揔官武陸贄以傾奪長亂爲諫曾莫之聽夫姑息者隳夷

之本姑且也息止也苟圖一時之靜急求目前之紓而莫計其窮是以強藩悍將敗國事者不敢問冒國禁者不敢討屈情抑勢俯而就之以順適其意所求必從所請必獲倨傲偃蹇莫知稟承始則節度不知有朝廷久則將校不知有節度更相睥睨見便則奪犯上者必好亂德宗亦安能禁萬榮之自爲留後乎然使當時君德脩明朝綱振肅不以猜忌疎臣下不以聚斂苦民生禁兵非市井之富兒軍政非宮庭之嬖倖以至在列皆陸贄而非盧杞皆李泌而非張延賞則朝廷之勢重於九鼎藩鎮安得而輕視之

藩鎮之敢於干名犯分朝廷輕故也自昔安有朝廷輕於上廉傾級圯而能措大器於安者哉魏世祖東如許昌大興軍伐吳親御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徐盛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乘一日而成又大浮舟艦于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舟遇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臣聞江流湯湯萬古一天險也而飛渡者有之曹操之至赤壁曹丕之至廣陵佛狸之至瓜步逆亮之至采石皆望洋奪氣或且送死豈長江隨時而爲險夷耶天險在勢人險在德與政君

無闕德天人交助夫誰敢犯之其次朝無闕政紀綱立賞罰明號令信任賢使能各當其材則入謀咸贊國勢增彊坐有以制勝矣丕之再飲江窺吳輒自廢而返非特川后之効其靈孫權爲國靡政不舉謀臣勇將咸樂爲用疑城相望巨艦相銜而不膽落天限南北宜其不敢以一衣帶水易視之也是知天險待人險而固德政增修勝勢在我東南有太山之安矣

周世宗擊北漢主劉崇於高平之南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帝欲誅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張永德曰愛能等望敵先奔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能罷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臣聞軍國之綱紀莫大於賞罰有賞而無罰則惠褻而威不振白刃在前誰肯委命此軍法所以不立也近年以來饋軍之將未嘗有顯罰間鑄其階隨即牽復曾無損於毫毛故皆以棄甲曳兵避死趨生爲得計朝廷姑息將帥將帥姑息士卒未戰即潰旣潰即招望風獸奔恬不爲怪於是兵律壞國勢微矣英主欲大有爲宜以

世宗高平之事爲法

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 神宗以久旱不許群臣
固請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 陛下以同
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
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
上疏願益畏天戒遠茲佞近忠良 神宗親書荅
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在王
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
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
俟也

臣聞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上天之心與君接人君之心與天通
一陟一降隨寓隨在初無毫髮之間五事有敬
怠則庶證有休咎其應如響之應聲我 神祖
以久旱輟同天節上壽之禮亢陽即日而雨
陛下以雷變寢天基節上壽之禮積陰即日而
霽夫豈人力所能致哉此心即天心天心即此
心也富弼於旣雨之後奏益畏天戒遠茲佞近
忠良蓋茲佞之遠忠良之近即以畏天戒天意
在於進君子退小人人君欽承此意而行之則
寅畏之實也荅詔欲弼不替今日之志君臣交
相儆戒宜有以祈天永命也歟臣故亦願 陛

下與三大臣不以天意已回爲喜常以天命
難諶爲懼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九

